

戴逸尘（民芜） 著

往事悠悠 赤子情怀

——一个南大老校友的心声·絮语



南京国民政府
教育部
注册在案

戴逸尘（民芜） 著

往事悠悠 赤子情怀

——一个南大老校友的心声·絮语

献给愿意阅读本书的朋友们！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2267.1
D14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往事悠悠 赤子情怀：一个南大老校友的心声·絮语
/ 戴逸尘著. — 南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2.5

ISBN 978-7-305-09929-8

I. ①往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84959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
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
出 版 人 左 健

书 名 往事悠悠 赤子情怀——一个南大老校友的心声·絮语

著 者 戴逸尘

责任编辑 耿飞燕 编辑热线 025-83597572

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5.5 字数 115 千

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5-09929-8

定 价 20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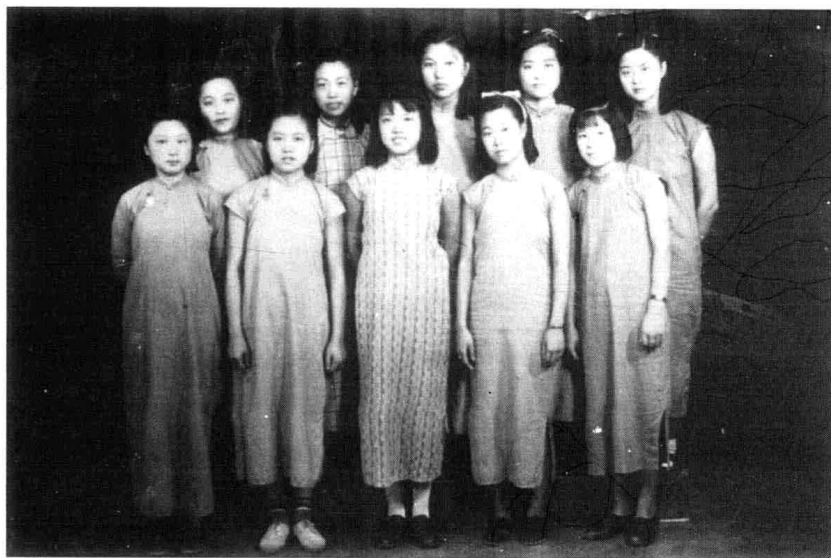
发行热线 025-83594756 83686452

电子邮箱 Press@NjupCo.com

Sales@NjupCo.com(市场部)

* 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，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

后排由右向左：徐淑君（民雯）、黄圭彬（民坤）、芮琴和（民流）、林幼丽（民乾）、庄珮琳（民胜）

前排由右向左：戴逸尘（民芜）、胡克玲（民哲）、张月娥（民月）、韩家玉（民贤）、刘超尘（民黎）



育昇學程前好奔各願但期有會後忘相毋長

后排从右向左：曹昭云、戴逸尘、黄圭彬、胡克玲、何明

前排从右向左：徐俊彦、尚渊如、唐益民



1943年暑假，“学生互助会”在南京“五台山小学”举办夏令营，我参加了。部分“营员”合拍了这张照片。

后排右起：萧名树、王瑞颐、何明、方焜（潘田）、徐枏松（黄平）……

前排右起：×××、黄砚水（中学生）、戴逸尘、×××、陈建（沈新）、庄珮琳、×××。

前排蹲着的右起：陆砚青（中学生）、李砚琪（中学生）、潘嘉镇（中学生）。



1979年，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党史办举行“抗日期间南京地下党学生系统座谈会”，我应邀参加，会后合拍此照。

中立者为朱启銮同志(当时地下市委三委员之一，负责学运工作)，我在他右侧，我旁边依次是张一诚、徐漱华。他的左侧依次为陈淦、曹昭云。后排从右向左依次为：可能是李铁夫、尚渊如、×××(记不得姓名了)、何明、徐俊彦、张成章。

朱启銮同志1990年8月去世，终年76岁。

现在，特将这张合照放进我这本集子，以表示对他深深的悼念与敬意。



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，我在汉口路南京大学本部大门内拍照留念。



东南大学百年校庆时，我在成贤街东南大学本部内“六朝古松”旁拍照留念。



1994 年春，在程志新学长倡议捐建“知行楼”的座谈会上，他邀我合照。



2001 年在栖霞山红景园“志愿捐献遗体者纪念碑”碑前，我与鼓楼区“志友”们合照，前排中之手拿草帽者便是我。



乙酉年春在南京阅江楼合影



1995 年秋,南京中大(40—45)校友纪念离校 50 周年,相约返校聚会,“民”们八人在小礼堂前合影。

/ 作者简介 /

戴逸尘,女,江苏省南京市人,1923年12月生。1945年7月毕业于南京中大(40—45)^①教育学院教育系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1945年10月,根据谐音更名为“戴益城”,考进当时国民政府的《中央日报》当练习生,后被分配在图书资料室校对组工作。南京解放后,1950年2月到南京三女中(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兼收男女生,改名“井岗山中学”,现名“南京第六十七中”)当教师,1988年离休。

① 南京沦陷时期,汪伪政府在南京办的“中央大学”。1945年8月,日本投降,还没有毕业的几届学生,进入国民党政府办的“临时大学”学习,后经考试甄别,分发到有关学校继续学业。

汪伪办的“中大”这几年,便被称为“南京中大(40—45)”。因为当年校址在汉口路原金陵大学校址,新中国成立后,该校址由政府划给南京大学,所以南京中大(40—45)这段短促的历史,便归入了南京大学的《校史》中。又因为它有“中央大学”这几个字,东南大学也将“南京中大(40—45)”归入它的《校史》中,该校百年校庆时也邀请中大(40—45)的校友参加。

□ 前 言

为了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、建党 90 周年与“九一八事变”80 周年，也为纪念南京中大（40—45）同学们这段短暂却富有意义的求学生活和艰难的抗日岁月，我将这些年的“习作”结集出版，献给愿意阅读这本集子的朋友们。为庆祝我的母校南京大学建校 110 周年，特将本书安排在 2012 年 5 月出版。

集子取名《往事悠悠 赤子情怀——一个南大老校友的心声·絮语》，心声者，言为心声；絮语者，絮絮叨叨也。集子中不当处，请读者指正。

记得读小学六年级时，那年虚岁 12 吧，哥哥比我大两岁，从他那里我看到一本《精忠岳传》，便借来看了。当看到岳飞被奸贼秦桧谋害，屈死在“风波亭”时，我不禁流下眼泪，啜泣起来。后来，又从哥哥那里借了《七侠五义》、《七剑十三侠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等武侠小说看，对那些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”的英雄豪杰，很是敬佩！尤其《儿女英雄传》中的女侠十三妹，身背宝剑、脚

跨青骡的飒爽英姿，更使我羡慕不已！

这些爱国、爱民的侠客义士形象，他（她）们的精神，对我这个少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，使我懂得：人要有正义感，要帮助有困难的人，要做个正直的人。后来，升入中学，我看过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等名著，还有一些外国的，如法国莫泊桑的《短篇小说集》等。有的是同学们借给我的，有的向学校图书馆借的。因为贪看这些“课外闲书”，学业受到影响，以致成绩平平！

父母原希望我考大学读医科，学“妇产科”。他们认为，女孩子学“妇产”最好，有门“手艺”，毕业后可以去医院，也可自己“开诊所”，不求人，挣钱也多！

但我却对“文学”产生了兴趣，1942年考进中大（40—45）文学院中文系。入学后，又看了一些书，觉得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很有道理，当老师，教学生，学生教好了，以后他们服务社会，他们作的贡献不比自己一个人更大吗！于是，第二年，便转入“教育学院教育行政系”，该院还有“师专”，设音乐、绘画两个专业。

在中大（40—45）读书的这几年，受到地下党同学的影响，我懂得了爱祖国、爱民族的道理，树立了“抗日救亡”的人生理想。

□ 目 录

- 闰生来访 / 1
- 战友民哲 / 7
- 捐建“知行楼”有感 / 14
- “知行楼”碑记 / 15
- 六十八年前的一件往事——南京地下党曾在这里活动 / 16
- 寄台湾挚友二首 / 18
- 贺邹祖焜学长荣获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/ 19
- 庆“力行馆”落成 / 20
- 贺邹祖焜学长荣获东南大学工学博士学位 / 21
- 庆“真知馆”落成 / 22
- 共庆千禧盛会 / 23
- 苏昌辽学长 / 25
- 赠民胜、老吴 / 26
- 同游阅江楼 / 27
- 乙酉春节畅游 / 28
- 乙酉“春话” / 30
- 缅怀为国捐躯的抗日将士 / 31
- 嬢嬢匆忙出嫁 / 32

国耻家仇 / 34

战友,兄长——缅怀潘田同志 / 36

缅怀沈新同志——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/ 49

忆 1943 年冬“清毒运动”兼怀厉恩虞学长 / 52

在“志新厅”冠名仪式上的发言 / 54

在“程志新学长追思会”上的发言 / 57

悼鲁平同志 / 62

悼邵和安学长 / 63

悼音儿(十六字令) / 64

“民社”十人 / 65

八人合影胜手足 / 74

我的养生之歌 / 78

双扇自娱 / 82

生活絮语 / 84

好邻居商老师 / 85

登中山陵怀中山先生二首

——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30 周年 / 87

怀邓公 / 88

我与“志友” / 89

给雪明的几封信 / 92

给民坤的几封信 / 102

没有规矩,不能成方圆

——谈谈健全学习生活的常规问题 / 118

珍惜青春,勤奋努力

——在南京女子中专(原莫愁路明德女中)文秘旅游班做的
报告 / 122

校友徐瑞雯的来信 / 134

题“五岁照” / 137

留下几句和几行 / 139

给“校友基金”捐款 / 140

转载

抗战时期的南京“千字运动实践会” / 142

与日本特务的一场“智斗” / 154

深刁鹰巢 策划铁鹰腾飞 / 164

◎ 闰生来访

10月26日中饭后，接闰生电话，说从上海返太原的归途中特在南京下车。一来看望几位老亲老友，二来今年是他的尊翁朱自清先生百年诞辰，江苏教育出版社准备出版朱先生的集子，约闰生来宁商讨此事。他说下午来看我。

我听了，好高兴！赶快把零乱的屋子收拾了一下。我与闰生阔别整整五十年，虽然这两年我们辗转联系上了，彼此的情况在信中也互相介绍一二，有些了解，但今天能见面，详细聊聊，当然非常高兴！

1945年10月，我考进当时国民政府的《中央日报》当练习生。

大约1946年春天，编辑部来了位男青年，中高身材，浓眉大眼，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，是个英俊的小伙子。开始，他和我在一个组，办公桌就在我右边，聊起天来非常方便。听说他是朱自清先生的公子，而我又是读着朱先生的文章长大的，《背影》、《荷塘月色》等，都是反复诵读而不厌的。出于好奇，也是对朱先生这一代文学大师的尊敬，我有时便将读朱先生这些名篇的点滴感受，与他交流。他非常谦虚友好，毫无名人之子的架子，说起话来低言悄语、舒缓平和，十分温文尔雅。而我是个咋咋呼呼的女青年，说话又高又急，有时甚至唐突，

可他并不在意。后来，我们由文学而谈到国内外大事、世界风云等，很谈得来。我渐渐感到，他还是个胸襟和视野都很开阔的人。

这期间，我们还曾与组内二三同事结伴郊游玄武湖、白鹭洲等地，曾留下几个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”者的足迹。

后来，他调到地方通讯组编“地方通讯”版，办公室换了，我们的接触就少了。1947年6月我结婚了，不久怀孕，后来孩子出生，我做了妈妈，生活很忙碌，几乎没时间在报社耽搁。这样，跟闰生就更少见面了。1948年11月，我停职（拿三个月工资）回家带孩子，从此，也就跟闰生断了联系！

直到1992年夏天，我在一位老同事家，看他家的“剪报集”，忽然发现有篇介绍“朱乔森同志”的文章，其中谈到他是朱自清先生的儿子。细读之余，不禁想起闰生！论年龄，我比他大两岁，他也该七十几岁了！

回到家后，我便给朱乔森同志写了封信，自我介绍一番后，便向他询问闰生的近况等，还没等到乔森同志的复信，闰生的信已寄来了！原来他收到弟弟转给他的信后，当即给我写了信。50年不知下落，一朝得到音讯，那兴奋的情绪，真是笔墨难以表达！好像，彼此都又青春再现，美好的记忆一下都浮现眼前！

今天，闰生就要来我家了，我好高兴！

大约下午两点，敲门声响起，我打开门，一位头发花白，衣着随意，甚至有点不修边幅的老人站在我面前！身板硬朗，两道浓眉依旧，只是渐成“寿眉”了。

我们彼此直呼对方的名字，紧握着手，摇着，连说“你好